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一 | 希特勒的崛起、勝利與鞏固



CBS駐柏林記者

William Shirer

威廉·夏伊勒 著

董樂山等 譯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一 德意志第三帝國 德意志第三帝國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Y WILLIAM LUTHER
AND J. H. M. J. VAN
DER LIND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 © 1960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d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左岸 | 歷史 132

第三帝國興亡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卷一：希特勒的崛起、勝利與鞏固

(Book 1., The Rise of Adolf Hitler ; Book 2, Triumph and Consolidation)

作者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譯者 董樂山、鄭開椿、李天爵、李奈西、周家驂、
沈蘇儒、陳廷佑、趙師傳、程祁昌
總編輯 黃秀如
責任編輯 許越智
封面設計 鄭宇斌
電腦排版 宸遠彩藝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總監 曾大福
出版 版 左岸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2218-1142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 - M a i 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左岸文化網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0年02月

定價 380元

I S B N 978-986-6723-31-5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一：希特勒的崛起、勝利與鞏固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ook 1. The Rise of Adolf Hitler

Book 2. Triumph and Consolidation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

董樂山等 譯

目次

揭開納粹帝國神祕面紗的夏伊勒及其巨著

林博文

005

前言

威廉·夏伊勒

013

第一篇 希特勒的崛起

第一章

第三帝國的誕生

020

第二章

納粹黨的誕生

060

第三章

凡爾賽、威瑪和啤酒館政變

095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國的根源

135

第二篇 勝利和鞏固

第五章	取得政權的道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	188
第六章	共和國的末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	237
第七章	德國的納粹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	292
第八章	第三帝國的生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	354

揭開納粹帝國神祕面紗的夏伊勒及其巨著

林博文

《第三帝國興亡史》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又譯夏爾）是個光芒四射的文字記者、廣播記者、通俗史家以及言論自由的捍衛者和白色恐怖的對抗者。

在人才輩出的二十世紀西方新聞界與寫作界，夏伊勒是其中巍然傲世的巨人。在他八十九年的生命中，他親眼目睹了希特勒與第三帝國的興起；他從戰雲密布的柏林和維也納，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朝野越洋廣播納粹鐵蹄的聲音；在麥卡錫主義橫行的白色恐怖時代，他堅持為自由、人權和尊嚴而寫作，毫不退縮；在世人渴望知道美麗的萊茵河畔何以會出現一個攪得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納粹政權之際，他適時推出了震撼全球讀書界的經典巨著：《第三帝國興亡史》。

全世界讀者從這部開山著作中，逐步地、全面地了解優秀的日耳曼民族為什麼會如此自我毀滅。夏伊勒帶領大家走入納粹的草地、殿堂、碉堡與廢墟。《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篇幅報導夏伊勒以八十九歲高齡辭世的消息，第一句話就是：「《第三帝國興亡史》作者兼柏林特派員夏伊勒……昨日病逝於波士頓麻薩諸塞總醫院。」

夏伊勒於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於芝加哥。他的父親是個律師，做過聯邦地區檢察官；

九歲那年，其父因腹膜炎去世，他的母親帶著他和幼弟搬回愛荷華州西達拉匹茲鎮（Cedar Rapids）娘家，夏伊勒即成長於這個中西部的小城，並就讀當地的柯學院（Coe College）。在校時曾當學生報記者，同時亦為地方報紙《西達拉匹茲共和黨人報》撰寫體育新聞。一九二五年畢業後，好動又富於好奇心的夏伊勒不甘心一輩子就留在盛產玉米的愛荷華州做個莊稼漢，他一心想出海遠行，不想在「又禁酒又充斥基督教基本教義和清教主義以及無能的柯立芝總統當道的美國」待下去。於是，他在芝加哥和紐約轉了一圈後跑到加拿大，即從蒙特婁登上一艘開往歐洲、載滿牛群的貨輪，他以餵牛吃乾草而換取三餐。閒逛了一陣英國、比利時和法國後，落腳巴黎，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巴黎分社找到一份核稿工作。求知欲極強的夏伊勒在充滿智慧與生命的塞納河畔，如魚得水，他為了彌補語文與歐洲史知識的不足，特地到法蘭西學院選課；當時，正有一批美國作家和藝術家留連巴黎，每天泡酒館和咖啡座，交換創作心得，他們是海明威、費茲傑羅、詩人龐德（*Ezra Pound*）、舞蹈家鄧肯（*Isadora Duncan*），還有以老大姊自居、身體肥胖而又個性剛烈的「女同志」作家史坦因（*Gertrude Stein*）。在文學史上，他們被稱為「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又譯迷惘的一代，這個名詞據說是史坦因想出來的）。夏伊勒興奮地和他們交朋友，海明威大夏伊勒五歲，《大亨小傳》作者費茲傑羅也只比夏伊勒大八歲，在紅酒和雞尾酒的助興下，大家都有說不完的話題。

夏伊勒於一九二七年正式提升為《芝加哥論壇報》駐歐洲特派員，當年即參與採訪美國飛行家林白「孤鷹征空」，從紐約長島飛越大西洋降落在法國的新聞。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夏伊勒轉任論壇報中歐分社（維也納）主任，其間曾赴印度和阿富汗採訪，並與日後號稱「印度聖雄」的甘地

結為好友。夏伊勒於一九三一年在維也納與奧地利裔攝影家德瑞莎·史迪伯瑞茲（Theresa Stibritz，匿稱Les）結婚（生了兩個女兒，一九七〇年離異，夏伊勒後娶一俄文教師）。一九三二年，夏伊勒在阿爾卑斯山滑雪時摔傷，瞎了一隻眼睛。由於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影響到報紙廣告和銷路，論壇報撤銷了夏伊勒的職位。他和妻子即搬至西班牙海邊一個小漁村住了一年多，花光了積蓄，寫了幾本不盡理想的書（包括小說），但都未出版。

夏伊勒於一九三四年回到巴黎為《紐約前鋒報》工作，同年八月轉任為環球通訊社柏林分社特派員，環球社老闆是當時的美國報閥之一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一九三七年八月，赫斯特突然關掉柏林分社，夏伊勒只好改任赫斯特旗下另一家通訊社國際社的記者，沒想到幾個禮拜後被解僱。這是一則既意外又難堪的消息，夏伊勒其時正躋身美國媒體駐歐第一流特派員的行列，與撰寫內幕新聞出名的約翰·根室（John Gunther）、史安（Vincent Sheean）和女記者朵樂絲·湯普遜（Dorothy Thompson）齊名，而且亦和他所心儀的小說家、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人辛克萊·路易士（Sinclair Lewis）成為知己。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被國際社解僱那天，夏伊勒亦收到一封發自倫敦的電報，但他並沒有馬上拆閱這封電報。先到街上漫無目的、內心茫然地逛了一圈後，回到家裡才拆閱電報。原來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愛德華·莫洛（William Murrow）約他八月二十七日在柏林一家旅館見面吃晚飯。夏伊勒想不通從事廣播的莫洛為什麼會找他。兩人見了面，聊了一陣後，莫洛即邀他加入CBS當駐歐廣播記者，週薪和國際社一樣，一個禮拜一百二十五美元。夏伊勒當場接受，他很需要這份工作，他的妻子已經懷孕，他不能沒有收入。

對夏伊勒來說，投效CBS，等於是改變人生跑道，從文字記者變成廣播記者，莫洛的身分是CBS歐洲區經理，夏伊勒為CBS歐洲分社首席記者。莫洛菸不離口，夏伊勒則愛抽煙斗，莫洛在二次大戰前夕及期間廣招人才，為CBS開創了黃金時代，他所招聘的好手，在美國廣播史上被稱為「莫洛的子弟兵」(Murrow's Boys，或稱「莫洛幫」)。比莫洛大四歲的夏伊勒則是第一個加盟的子弟兵，不幸的是，也是第一個和莫洛鬧翻的。「莫洛的子弟兵」亦指艾力克·沙佛萊(Eric Sevareid)、查爾斯·柯林伍(Charles Collingwood)和霍華德·史密斯(Howard Smith)等大將。「莫洛幫」共有十一人，但以夏伊勒、沙佛萊、柯林伍和史密斯等人聲名最著，在廣播史上亦佔有重要一頁。

從此，夏伊勒輪番在維也納、日內瓦、倫敦和柏林播音，把他所親眼看到及親耳聽到的歐洲見聞，越洋廣播給美國聽眾。那時候是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夏伊勒的廣播重點當然是納粹德國的整軍經武和沸騰不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國社黨，或稱納粹黨)的興起創造了時代背景和奪權動力。國社黨利用合法的選舉和非法的街頭暴力手段，逐步取得政權。一九三三年，本為奧地利人的「小伍長」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而導致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威瑪共和國壽終正寢。整個德國不僅改頭換面，亦徹底脫胎換骨，全歐更面臨狂風席捲。

一九二五年即抵達歐洲的夏伊勒，在第一線目睹了納粹的崛起和第三帝國的建立，他在歷史風暴中近距離觀察時代的巨變。當德軍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併吞奧地利時，夏伊勒是唯一目擊納粹鐵蹄開進奧京維也納的美國記者。但德國佔領軍禁止他使用電台，莫洛指示他飛往倫敦，向全世界報導這件

象徵納粹開始驕武擴張的大事，他自己則趕到維也納坐鎮。就在此時，CBS推出了「歐洲新聞綜合報導」(European round-up)的半小時廣播節目，由柏林、維也納、巴黎、羅馬和倫敦記者作連線報導。這個廣受聽眾歡迎的節目日後擴充為「CBS世界新聞綜合報導」，早晚各一次，每次十五分鐘，至今未停。

大戰前夕，夏伊勒報導了英、法、德、義四國首腦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在德國慕尼黑簽訂協定，捷克被迫割讓蘇台德區領土給德國。以為〈慕尼黑協定〉會為歐洲帶來「永久和平」的英國綏靖首相張伯倫，從此背上歷史惡名。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入侵波蘭，二戰爆發；夏伊勒從柏林報導了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侵略丹麥、挪威、荷蘭、盧森堡、比利時和法國。法國於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和德國簽訂城下之盟，舉手投降，隨德軍進入法國的夏伊勒，率先獨家報導法蘭西的屈辱，在廣播史上被稱為是一項傑作。

二戰爆發前夕及戰爭初期，夏伊勒一直以「虎穴」柏林為基地，他在歐洲多年，早已能充分掌握德、法、義三種語言，為了採訪納粹掌權，他還儘量沖淡帶有奧地利腔的德語。他要想盡辦法逃過無所不在的納粹宣傳部的新聞檢查。他旁聽了無數次希勒特的煽動性演說，他也觀看了納粹宣傳部發動的無數次場面壯觀的集會和大遊行。但是，當莫洛在倫敦向美國聽眾現場轉播德機轟炸的實況時，夏伊勒在新聞檢查的柏林卻不能向美國聽眾報導英國飛機空襲柏林的消息。一九四〇年夏天，納粹宣傳部不斷向夏伊勒施加壓力，要求他多多報導德國官方發布的戰爭新聞；同年十二月，夏伊勒不得不離德返美，當時他從一條管道中獲悉納粹秘密警察（蓋世太保）正準備抓他。夏伊勒離德時把他多年來所寫的日記和筆記攜帶出境，這些材料幫助他撰寫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柏林日記》，這本書總結了他

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德國經驗。直至一九四五年盟軍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夏伊勒才有機會重返德國採訪。

二戰結束後，夏伊勒在廣播界的名聲如日中天，CBS特別爲他開闢一個每週日下午半小時的新聞及評論節目，收聽率極高。好發議論的夏爾常在節目中以自由派觀點針砭時局，批評杜魯門總統所推動的土耳其與希臘政策，即抵制蘇聯擴張的「杜魯門主義」。夏伊勒亦在節目中抨擊腐敗無能而又陷於內戰的蔣介石政府。那是冷戰剛開始的年代，許多保守派人士（包括兩黨）對夏伊勒的觀點與論調諸多不滿，而一向重利潤而輕專業的CBS大老闆威廉·裴利（William S. Paley）亦對夏伊勒頗有微詞。一九四七年三月，夏伊勒廣播節目的贊助廠商威廉斯（J. B. Williams）因不滿夏伊勒的政治立場而撤退，當時主管公關的CBS副總裁、老友莫洛爲他安排不同時段播音，在交涉過程中發生誤會，而裴利又認爲夏伊勒對CBS已無用處，於是夏伊勒在極度憤懣下離開他已效勞十年的CBS。夏伊勒與莫洛的友誼亦因此中斷，莫洛於五〇年代麥卡錫主義猖狂時代，曾挺身而出在電視上痛責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假藉反共之名胡亂誣陷忠良。這些往事，好萊塢曾於二〇〇五年拍成電影《晚安，祝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任命莫洛出任新聞總署署長，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洛死於肺癌，終年五十七歲。莫洛臨終前一年曾和夏伊勒聚餐長談，回憶往事，但個性鯁直而又固執的夏伊勒並未諒解莫洛，儘管莫洛的妻子是夏伊勒大女兒的乾媽。

夏伊勒離開CBS後，閉門寫書之外，常到各大學演講，但收入有限，又要撫養兩個女兒，生計頗爲困難。而他又因政治立場的關係，被列入「黑名單」，廣播公司和報社都不敢聘請他。然而，勤

奮的夏伊勒並不氣餒，五〇年代初聯邦政府公開大批擄獲自德國的文件和日記，夏伊勒花大量時間閱讀這批重要檔案，並埋首撰寫納粹興衰史。他和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簽約的原書名為《希特勒惡夢帝國》（*Hitler's Nightmare Empire*），後來改成《第三帝國興亡史》。因材料過多，夏伊勒拉長寫作時間，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七日正式出版，初版首刷一萬二千五百本（原定五千本）。

黑底封面並印有納粹標誌的《第三帝國興亡史》，一出書即轟動全球，出版第一年精裝本賣了百萬冊，平裝本亦賣了百萬冊，到了二十一世紀仍持續印刷，依然暢銷。筆者於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在紐約著名的Strand書店，以三元伍角美元買到一九六〇年版的第二十五刷精裝本，當天並在扉頁上寫道：「多年前曾在台灣讀過中譯本。」這本書於一九六一年獲國家書卷獎；《讀者文摘》於一九六二年濃縮連載；一九六六年ABC廣播公司根據此書改編成電視紀錄片；亦有一家出版社以畫冊形式出書。這本書為夏伊勒帶來了榮耀與財富，但精明的夏伊勒也有「失算」的時候，他為了避免繳納高額所得稅，在合約中規定出版公司每年付他二萬五千元即可。他沒想到的是，出版公司坐享他的數百萬元收入，而不需付他半分利息。夏伊勒後半輩子都在懊惱自己打錯算盤，一直想辦法改變。

《第三帝國興亡史》能夠成為美國近代出版史上最耀眼的奇蹟之一並非偶然，而是可讀性太高。原書雖厚達一千二百四十五頁，卻讓讀者開卷之後欲罷不能。夏伊勒綜合他在德國的親身經歷和文字資料，再加上生動的筆觸，把第三帝國寫活了。他寫希特勒的煽動本能和領袖素質、戈林元帥的奢華、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蠻橫、納粹黨副黨魁黑斯的精神不穩、黨衛軍軍頭希姆萊的陰鷙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的平庸，以及其他納粹領導層的面相，都在夏伊勒筆下栩栩如生。參讀希特勒的女秘書特

勞德爾·容格 (Traudl Junge) 在回憶錄中對納粹高層人物的描寫，更可證實夏伊勒所述不僅真實可信，且具敏銳的洞察力。

曾因秘密反對希特勒而遭絞刑處死的德國貴族毛奇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 的遺孀佛蕾雅 (Freya von Moltke)，於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以九十八歲高齡病逝於佛蒙特州，《紐約時報》一月十日的報導又提到了夏伊勒的《第三帝國興亡史》。訃聞引述夏伊勒的話說，毛奇所組織的祕密集團，「為反抗希特勒提供了思想上、精神上、倫理上、哲學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上的政治理念。」

夏伊勒於一九七七年曾對《紐約書評》雜誌說，如他未在五〇年代被列入黑名單，也許他就永遠沒有機會寫《第三帝國興亡史》了。夏伊勒也寫過小說、傳記和三冊回憶錄，但他的傳世經典無疑是這本一千多頁的納粹史巨著。

西方俗諺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夏伊勒不僅寫過和播過初稿，他也完成了納粹帝國史的定稿。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三日凌晨於紐約

前言

在第三帝國短促的生命的前半期，我曾在那裡生活和工作過，親眼看到希特勒怎樣鞏固他作為這一偉大而又茫然不知所從的民族其獨裁者的權力，後來又怎樣引導這一民族走向戰爭和征服。但是，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這種個人經歷還不會誘使我嘗試寫這本書。

這件絕無僅有的事情，就是繳獲了德國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門的大多數機密檔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陸海軍、國家社會黨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祕密警察的機密檔案。我相信，這樣大批的珍貴材料落入當代歷史學家手中的事情，過去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在此以前，一個大國，即使被戰敗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國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情況那樣，它的檔案也總是由它自己保管，只有那些對後來的統治集團有利的文件，最後才會公布。

一九四五年春，第三帝國迅速崩潰，因此人們不僅繳獲了它的大量祕密文件，而且也繳獲了其他許多非常寶貴的材料，諸如私人日記、極度祕密的發言記錄、會議報告和通信，甚至還有納粹領導人電話中談話的記錄，這是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在航空部設立的一個特別機構所竊聽收

錄的。

例如，弗朗茲·哈爾德（Franz Halder）將軍寫日記一直沒有斷過，他用格貝爾斯伯格格式速記法（Gäbersberger shorthand）不僅記下了逐日的事件，而且也記下了當天每小時的發展。要瞭解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間這一段時期的確切情況，這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材料來源。當時他擔任陸軍參謀總長一職，同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其他領導人每天都有聯繫。他的日記是德國人日記中提供情況最多的一部日記。但是也有其他日記具有極大價值，包括宣傳部長、希特勒在黨內的親密同事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博士的日記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簡稱OKW）作戰局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Alfred Jodl）將軍的日記。還有最高統帥部自己的和海軍總司令部的日記。比如，在科堡（Coburg）附近的坦巴赫城堡（Schloss Tambach）繳獲的六萬卷德國海軍檔案，就幾乎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四月繳獲之日起一直回溯到一八六八年現代化德國海軍建立之時止的全部德國海軍的信號、艦隻的航海日誌、個人日記、備忘錄等等。

德國外交部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藏在哈爾茲（Harz）山脈的各個古堡和礦井裡，在奉柏林的命令正要燒毀的時候，為美國第一軍團所繳獲。這批檔案不僅包括第三帝國時期，而且還包括威瑪共和國時期，並一直追溯到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創建的時候。戰後許多年來，成噸的納粹文件被封存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Alexandria）的一個美國陸軍大倉庫裡，美國政府沒有什麼興趣要想打開木箱，看看裡面可能有些什麼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最後到一九五五年，在這些文件被繳獲後十年，由於美國歷史學會的建議和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助，藏在亞歷山大的文件才被啟封，數目少得可憐的一批學者，在